



10713

東坡集卷之十二

眉山蘇軾東坡集著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鞵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轍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踰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儒列如草芥雜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愷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君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二

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

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

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東坡集卷十

記

三



試出試而並爲新始由試出夫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東坡集卷十

記

四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

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
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
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後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
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潛自以爲子房然世
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
辭也乃泣而書之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五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歎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歎不已凜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瘰疽癰疥眩瞶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辜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王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青馘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東坡集卷十一

許

六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天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大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鎬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

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
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比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
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
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
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比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
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東坡集卷十

記

七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漁父諍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弔陽擠而陰助之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八

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蹉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鶩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
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
十九日記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九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耘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三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土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玉林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邈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旣

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東坡集卷上
記

上



東坡集卷上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音瑋麗者也備糟啜
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
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
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
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
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
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十一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
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
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
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葺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先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
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
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

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
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
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十四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

東坡集卷十二

記

十五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卜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益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目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

然若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比塘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第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比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書文赴期會不能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十七

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尙存而僵仆斷缺於荒坡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情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

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
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
之謂知命是亨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
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東坡集卷十二

記

十六



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之謂知命是亨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

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煥人者其氣馥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瘠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瘞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秣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三

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旣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邱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三

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而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謙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

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費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三



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費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牙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如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三

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探討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

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秦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東坡集卷十一

識

三五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觀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三六

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蝸與雞乎夫蝸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蝸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軾書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隄或翔於雲表莫則俵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廩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七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間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嗜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間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旋將集兮

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
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天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姑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

東坡集卷十

記

三九

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月二十四日記

皇欲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
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
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
離無著無證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
默然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
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
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
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東坡集卷十一 記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卽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謬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三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菴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

其爲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與可畫竹筥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蠅腹蛇蚶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三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來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鷺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
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
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
貧饑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
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
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晝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
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
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東坡集卷十三

記

記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土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豁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豁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

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
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
擊而求之自以為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
之陋也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五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攀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車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東坡集卷十一 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破田蒼莽行者劬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鼈苟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有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三

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手園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矣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餽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害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執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

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
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
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
南望靈壁雜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
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三

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南望靈壁雜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

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南望靈壁雜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

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失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沉於椁乎沉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彗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伏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克其常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

東坡集卷十一

記

甲

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雜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視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幸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君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邱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家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

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東坡集卷十一

記

聖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內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善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

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

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
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
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
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
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
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
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
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
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

東坡集卷十

記

聖

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
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
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
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

蘇軾書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旣入不可居而出次於
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
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
皆樂而忘去將去旣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旣至逾月而興
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甍垆
釘各以枚計楮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
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

東坡集卷十一

記

記

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
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
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情則廢旣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
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
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
其治扶風也視其虺髡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
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
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
通患也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第者豈非以其不擇

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
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東坡集卷十二

記

四



西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始尙書郎趙君戒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入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

東坡集卷三

記

四六

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岷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君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及於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非惡不如吾私宮室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歌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東坡集卷十二

記

七

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固自若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
雉堞樓觀鬻鬻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
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清瀆不留故率
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益有常德者故謂
之常山歷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
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
云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
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

東坡集卷十

記

六

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
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痠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
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
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
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雜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嚮
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
愧于中何以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
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錢塘六井記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沮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瀕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四九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孤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庠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噓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

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闢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扁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壘侈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
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
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瀆東注衍及徐
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慶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
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
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
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

東坡集卷十一

記

五

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
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
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
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
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
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
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
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

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

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
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
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千歸成水不復至臣
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
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
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
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東坡集卷十一

記

十一

東坡集卷之十三

記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
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
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
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
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
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
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
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
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莽之間彷徨
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泯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
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
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虺
虺袒裸雪霜或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鳥蚊蚋無所
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
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
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邱雖名爲不耕而食
然其勞苦畧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
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二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
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矧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
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
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
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已惡聲
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
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諺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

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
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
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
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
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旣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竄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

東坡集卷十三

記

四

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沂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旣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本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旣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于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

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

以是予人也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
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與不惟一觀而
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
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
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旣以予簡簡
以錢百萬度爲大闕以藏之且書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
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大悲閣記

牟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秣稻以爲酒麴糞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東坡集卷十三

記

六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

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
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
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
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
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
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
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七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
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
琉璃眞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
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
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
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
衆饑人人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東坡集卷十三

八

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
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
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
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
事卽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
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
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曰勝曰負自云覺

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傷願我今世作是傷已盡未來世
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
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傷言我遊多寶山見山不見
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
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
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卽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
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
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
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九

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
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如來得阿耨羅多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稀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稀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琬及其相忘之至

東坡集卷十三

記

十

也則形容心術酌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

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遊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錙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東坡集卷十二

記

十一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

東坡集卷十三

記

十三

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
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
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疆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
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
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
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
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澣公以降皆吾檀越
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
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
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
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
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
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
後毫釐差失干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
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
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
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

東坡集卷十三

記

十四

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
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
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
也南華自六祖大鑿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
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任持至今明公
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
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
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

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記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五

應憂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憂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軾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吾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東坡集卷十三

記

六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日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于手異執而于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于手之出于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壯嚴妙麗具

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
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
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
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
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
鋤看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七

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
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哀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于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此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衣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二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

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窞中見者皆恨若有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窞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惶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

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棄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
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
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
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淨
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
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瑩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
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聳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
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東坡集卷十三 記

秦太虛題名記

并題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輿還會稽龍井有辯才
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
問龍井所造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
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
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傾憇于龍井亭酌泉據
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
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
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
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
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給夏末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
還而予舍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
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
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
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方丈記

年月日任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
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東坡集卷十三

記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
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
郡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三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
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
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
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于安國寺飲酒於竹間
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
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
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贊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東坡集卷十三

瓊州惠通泉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
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
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
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佳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
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
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
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云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鬣精采殊勝則此人意益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絛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柝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僭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
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鋟鋒而劍脊其廉可剗而
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柝肅慎氏之物也何爲
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
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役人求之一探而
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惟箇韜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砮
則楛矢石柝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雋集於陳廷楛矢貢
之石柝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十四

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笥今
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柝則自
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
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
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
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
如此

中散圖式平四月甲午軾自僭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
疎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
可信故翌日卽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會
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
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
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共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
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
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
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
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
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
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卽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
使先帝尙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
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
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
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
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
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
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邱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邱坑
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任坐臥飲食語默
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却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
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六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
席願爲一座其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
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
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
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
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規獲福牛生世世亦不可盡
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

捨

東坡集卷十三

記

毛

今據佛身白願... 中... 內... 崇... 班... 馬... 惟... 寬...
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規獲福牛生世世亦不可盡

魚... 願... 一... 孰... 其... 意...
魚願一孰其意

夫... 登... 之... 具... 最... 爲... 佛... 事... 先... 其... 法... 不... 一... 他... 山... 之... 石... 平... 不... 容... 垢... 橫... 展... 如...
夫... 登... 之... 具... 最... 爲... 佛... 事... 先... 其... 法... 不... 一... 他... 山... 之... 石... 平... 不... 容... 垢... 橫... 展... 如...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盜盜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遊盜以謂盡得我道盜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盜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且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投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八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眞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竒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軾記

東坡集卷十二 記

完

八月十五日

東坡集卷十二

記

完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眞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竒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軾記

東坡集卷十二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子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兩小童子扶焉以筓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縑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其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遂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贖之進士張炳曰久濶無恙炳問安所識荅曰予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官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元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著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矣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畫水記

一作書蒲
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
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
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
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
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嘗度經
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
作翰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
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自黃居寀兄弟率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
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
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
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
年而語也

刻秦篆託一作書邶
邪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瑯
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
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
書其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
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
見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
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
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

東坡集卷十三記

以覽觀焉

三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脊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縮雪於四辟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附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與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嘗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以繫馬山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指而進之堂上客曰噫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

行水庖丁之投刀避泉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患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脊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恠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

予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暗鳴跼蹙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誓則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旣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之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

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圃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飄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取物之所襲豈有異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

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
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
靜則得動則欠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比登崑崙之邱南望
而還遺其元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
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
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
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取其近者內之求之肩曉
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優不
寒而栗凜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

彼其趨趨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採湯執爨之俟濯乎
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
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訶衣文繡者
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管梁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
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
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
人之頎頎者榮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
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

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
日之癯而今日之肥臧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
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危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
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
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旣升
方輒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
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東坡集卷十三

記

三七

10713

